

傅苍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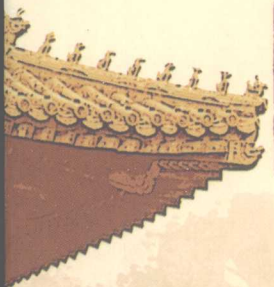
# 山宗禘

## 皇帝

下

中国帝王之路走得最苦的皇帝

F H O N G Z H I E N H E V A N G D 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崇禎皇帝

傅蒼松 著

(下)

中國社會出版社



## 目 录

- 引 子..... 1
- 第一章 受命危难..... 1
- 客氏听了,心花怒放,喜极而笑,道:“永贞说得不错,不如趁乱将皇位夺了,再把朱由检和中宫那娘儿们一杀,以后咱们说了算,看谁敢放一个屁!”
- 第二章 帝阉斗法 ..... 47
- 魏忠贤前所未有的地感到自己的衰老、丑陋与无能,他忽然仰头向天,发出一声撕破长空的嚎叫:“啊——”
- 第三章 巨阉之死 ..... 91
- 魏忠贤听罢圣谕,骇得魂飞魄散,一股冷意直透心底,正待叩头谢恩,忽然头昏眼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 第四章 笃志中兴..... 137
- 两天之后,从山海关飞骑而至的急报证实了崇祯的预感:宁远发生了兵变!
- 第五章 八方多难..... 179
- 李鸿基顾盼自雄,掷鼎狂叫:“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老死寒牖,岂男儿乎?我今即改名自成,号鸿基!”
- 第六章 虜骑内犯..... 220
- 十万满洲铁骑魔术般铺天盖地杀来,直惊得明朝守兵魂飞天外.....

第七章 内忧外患..... 264

崇祯看着这份条理分明、头绪井然的奏疏，气得牙根儿直痒：“这群白痴，朕的天下，全让他们搞得一团糟，简直是愚蠢透顶！”

第八章 首辅之争..... 302

正自春风得意的周延儒，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按部就班的实施之中……

第九章 励精图治..... 339

崇祯听着范淑泰的话，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大有苦不堪言之态，待范淑泰刚一说完，他便把手里的奏折猛地往御案上一甩，御案上的朱砂便四处飞溅，随即他一屁股猛地坐到了龙椅上。

第十章 大比之年..... 378

他一边说，一边把几个正从地上爬起来的儿女一一拉到自己的身边，先是一一地仔细打量，继而则将他们一一拉到怀里抱一抱，他那样深情地打量着，慈祥地爱抚着，他发现，他们一夕之间似乎全都长大了不少。

第十一章 刚求明志..... 417

高高地坐在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却越发地痛苦不堪了，他原本就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也就更加严重，最后，他的耳中便只听到了一阵“嗡嗡”与“啾啾”的交错声，那些跪在丹墀下或是站着文武大臣究竟在上奏些什么，他压根儿就没有听到，他只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撕裂开来——

第十二章 无边落木..... 438

崇祯因距离较远便对所奏之事只听见了“后金国”几个字，当其奏完，遂赶紧追问道：

“后金怎么了？嗯，后金怎么了，快快奏来！”

“启奏皇上，后金国四路出兵，越界犯边了！”



## 第十三章 凤阳失陷..... 475

递送快传的信使一冲进殿里便立时大哭起来：

“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贼寇已攻陷凤阳祖陵了！”

众文武立时全都目瞪口呆，崇祯皇帝则更是犹如五雷击顶，突然张大了嘴巴，仿佛一场从没有预料到的噩梦突然从天而降。

## 第十四章 下诏罪己..... 513

发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罪己诏，不管怎样崇祯皇帝总算是可以舒口气了；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却又觉得这事使自己多少丢了些脸，他那本来就脆弱的心理失去了某种平衡。

## 第十五章 痛愤时艰..... 543

如此这般，做皇帝的声色俱厉地不断喝问，而做臣子的也同样得理不饶人地据理力争。一时间，在场的众文武大臣都被这场面震住了，他们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而且都为詹尔选捏一把汗。

## 第十六章 首辅遭瘟..... 576

听见这叫声，温体仁的全身立时就全部僵住了，喉咙里的珍珠丸子也全部哽在了那里，手里的那双银灿灿的筷子却一下掉到了地上。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 第十七章 十面张网..... 618

好不容易，李过终于讲完了杨嗣昌所谓的十面张网的全盘计划与安排，李自成待其刚一讲完，却突然嘿嘿地笑了……

## 第十八章 战和两难..... 662

崇祯一听，立时便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朕叫你们去好生商量，你们竟来和朕商量，既如此，朕还要你们做什么呢？

## 第十九章 烽火惊传..... 703

不过，这股重新掀起的造反势力却已经在大明的朝堂上引起了

相当的震动，崇祯皇帝一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又重新造反了，当天便连晚膳也没有用，独自一个人到御书房去生自己的闷气了，贴身太监小毛子来劝了好几次也无用。当晚，他便一直默默地在自己御案后的龙座上呆坐了一整夜。

第二十章 枢辅督师..... 732

可是，也恰好在这个时候，他却又突然接到了洛阳告陷的消息，顿时便一下子晕倒在地。本来他的精神就已经完全崩溃了，经这又一巨大的打击，他的整个身心就彻底地垮了。

当天晚上，杨嗣昌在把自己的一些后事托付给了儿子杨松山和督师监军万元吉之后，趁人不注意服下一碗毒酒自杀而死了。

第二十一章 松山惨败..... 782

明军将士根本没想到皇太极会有这样一着，知道粮草被清兵夺取了，通向后方的补给线又断了，一时间，明军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一个个人心惶惶，哪里还有什么战斗意志。洪承畴得到报告，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疏忽，竟一下使自己陷入了反包围之中。

第二十二章 末世运偏..... 820

崇祯皇帝和众朝臣眼见即将归籍的贺逢圣如此伤心，不知怎么的，一个个也都悲从中来，不由得跟着抹起眼泪，不多时辰，上至崇祯皇帝下至到场的科道官员，全都放声地恸哭了起来……

第二十三章 煤山悲歌..... 870

说时迟那时快，崇祯一咬牙根，抄起御案上的长剑朝着长平公主的头猛地砍了下去。崇祯略微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长平公主，又略略地迟疑了一下，便又举起手中带血的长剑，连走几步，朝着正在连连后退的小公主当胸一剑刺了过去，昭仁公主立时倒地而死……

尾 声..... 912



## 第十三章 凤阳失陷

递送快传的信使一冲进殿里便立时大哭起来：“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贼寇已攻陷凤阳祖陵了！”

众文武立时全都目瞪口呆，崇祯皇帝则更是犹如五雷击顶，突然张大了嘴巴，仿佛一场从没有预料到的噩梦突然从天而降。

在这年关将近的时节，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萧条与冷落，对于大明的崇祯皇帝来说，这种萧条与冷落则不仅是现实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但是，也就在他身感现实与精神都是那样的萧条与冷落的同时，在东北角上那个正在日益崛起的后金国里，他们所展示出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当然，在这隆冬的时节里，沈阳天气的寒冷是远非崇祯皇帝所在的北京可比的；但是，对于那位雄图大略的皇太极而言，这天气的寒冷却抵挡不住他火热的躁动。

远征伐明并大获全胜回到沈阳后，皇太极便大肆封赏，经过短时间的休整，他便又为自己的下一步进行认真的谋划了。经过和诸贝勒大臣及范文程等高级幕僚商议，他决定把他的下一个战略重点放在对女真及蒙古各部落的更进一步的收降与征伐之上。虽然他已经一连两次率兵伐明，而明朝的国势也正在日益衰落下去，但是他明白，就其实力而言，后金还是难以和明朝全面抗衡的，他必须通过收降女真及蒙古各部落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因此，就在这隆冬最严寒的季节里，皇太极便派兵征讨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他任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及兵士二千五百人出征。

这次兴兵充满了艰难险阻，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要出征遥远的北方，其艰险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对于兵士们来说，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无论步行还是骑马都将是十分困难的。更何况，他们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远离大后方孤军作战，实在是祸多福少，他们要承受的压力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抱定决死之雄心，才能承受这一系列巨大的压力。皇太极本人是深知这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大军出征之前，他把全体章京召进宫里，对他们嘱咐道：

“你们此行，路途遥远，务必要勇往直前，慎重从事，千万不要因劳苦而有所懈怠啊！”

并对统兵的将领们再三告诫道：

“攻战前，务必先要向他们讲清楚朕和他们本是同族，今日率部前来，是替朕向他们劝导的。对待俘虏，你们要温语安慰抚问，饮食好坏，则要同他们同甘共苦。如果这样做了，你们就会消除他们的怀疑和畏惧的心理，必然归附于朕。当然，对于归附的屯寨，你们不得对他们有一点侵扰，不妨让他们留守故土。”

这时，恰巧有黑龙江呼儿哈部夏姓武因屯长喀拜、库尔木图屯长郭尔敦及纳屯一人来沈阳朝贡。皇太极遂将他们请到宫中，赏赐了一顿酒食后，便命他们和出征大军一同返回黑龙江，以充作向导。

于是，梅勒章京霸奇兰便率领后金大军浩荡出征。

望着远去的人马，皇太极心里默默地充满了希望。

无疑，皇太极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充满希望的人并不只他皇太极一个。事实上，也就在这年关将近的时节，在江南，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同样是充满希望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复社的首领张溥。

谁也没有想到，他竟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他似乎在死亡的边缘为自己侥幸捡回了一条难得的性命。而且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体力也已经恢复了七八分。于是，作为一个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的张溥，他也就不能不对自己充满了新的希望，而且把这新的希望更主要地放在恢复复社的声望与影响力之上；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试图要恢复复社之声望与影响力的决心与希望也更加的强烈了、急切了。

随着吴昌时和陈子龙的又一次名落孙山，复社的人士都不免身感温体仁势力的强大，一时之间，大家都有些灰心丧气。而且又适逢复社的首领张溥处于病入膏肓状态，复社在江南的势力便有日益不振之势。

因此，当张溥的体力稍稍有所恢复的时候，他便要重振复社的威风了。也恰是这时，一向和他有些矛盾的周之夔也变得越发嚣张了，陈子龙和吴昌时都已经多次对他数落过这位周之夔的不是了；因此，他明白，他不得不拿出办法来对付这位周之夔，以维护复社的利益，这样也才不愧为复社的领袖。

周之夔，字章甫，福建莆田人，他和张溥是同科进士，原本和复社的人相处得不错，但是因为刘瞻文，和复社有了不大不小的嫌隙。

刘瞻文，字士斗，东粤人，也是同科进士，前任太仓知州，因为对张溥和张





采二人甚为尊重，一段时间来，这三个人的关系相当的亲密。

可是有一次，地方的房考官一职出现了空缺，周之夔和刘瞻文二人都想得到。为此，周之夔四处送银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关节，他差不多也已经谋稳了这个位子；可哪想到，却突然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刘瞻文竟在张溥和张采二人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夺得了这个职位。周之夔便对这两张夫子恨之入骨，并且一直伺机进行报复。前不久，太仓因收成不好，无足够的漕米北运，刘瞻文身为地方官，想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遂以救荒为名，请求南北米粮互调。但是，这时的周之夔已经调署篆，正好管这件事，于是他便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刘瞻文竟被崇祯发旨连降四级。

刘瞻文本已经和复社人士十分要好，是复社的外围成员。复社人士又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呢？因此，经过认真的谋划，张溥和张采二人便一致决定，他们的重振复社雄风便要从周之夔的头上开始。两张夫子遂首先派陈子龙和吴昌时二人去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便亲自出马开始行动了。他们分别致书几个素来相投且又很有名望的在朝为官者如黄道周和蒋德璋等宿儒，向其陈说周之夔无端诬陷一些地方官员等诸多不是，几个德高望重的所谓的宿儒便都大骂周之夔是个无耻之徒。周之夔的房师得知此情，只得写信告诫于他让其好自为之，小心为是。

周之夔这时也才觉得复社的确是不好惹。于是，他便做出一副悔罪的样子，去向自己的上司请罪，说他如何如何对刘瞻文之事有责任，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谅，而且以退为进地提出和刘瞻文一同罢职，以便能保住现有的职位。

哪曾想，张溥和张采及整个复社人士根本就不依，他们必须要痛打落水狗。张溥和张采二人有的是门生，随着二人的一声令下，众门生便一致行动起来，陈子龙和吴昌时二人负责拟就了一篇驱逐周之夔的檄文，其他一些门生则负责抄录和刻印，一些家丁和家佣则四处去张贴。不出三天，几百份声讨周之夔并强烈要求将其驱逐出境的檄文便贴满了各地的市井要道。檄文言明，周之夔是受了州同知林朝钦的贿赂，才这样来打击刘瞻文以排除异己。

这样一来，周之夔简直无法在这里立足了。随即，林朝钦被迫辞职，可是也恰好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对周之夔十分不利的事，有人揭露他在署府篆的时候营私舞弊。原来，周之夔并不是很廉洁，在署府篆的时候，考生童唯凭托人向他送了一笔银两，他的考卷看都没有看就被录取了，而很多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名落孙山。人们不禁群情激昂，有人甚至抬了城隍庙的神像到署府去抗议，而更多的人则在复社的鼓噪下终日追逐着他四处谩骂。万般无奈之下，周之夔便只好

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自劾，而且闭门谢职。于是，他便被调到吴江去任职，以避风头。可是，张溥和张采等人却仍是不肯善罢甘休，复社的一大帮人竟又一路追到了吴江，而且还召集了更多的人来鼓噪这位穷途末路的周之夔。

周之夔被逼得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

常言道，狗被逼急了也有跳墙的时候，对于周之夔来说，既然自己已一步一步地退却，复社的人仍不能善罢甘休，那么，他也就唯有去发起一场反击了。于是，他便四处求援，一面向自己的房师写信诉说种种的苦楚，一面则四处搜集不利于复社的材料，准备一旦时机到来便向其发起全面的反击。

他当然知道作为首辅大臣的温体仁在朝廷的分量，因此他又四处送出银两，以图打开温体仁这一关节。

张溥和张采也从门生们那里不断得到有关周之夔准备反击的情报，周延儒也向他们言明，一切都不可欺人太甚，既然周之夔已经是灰头土脸，就不妨暂时适可而止算了，若一旦周之夔和温体仁联手，那么复社就更是不好去对付了，更何况温体仁还正在找他们的把柄哩，若真被他逮着了什么，那么斗周之夔就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经周延儒的点拨，两张夫子顿时如梦初醒。

于是，张溥病后发起的一场振兴复社的运动便暂时告一段落。

虽然如此，在张溥的灵魂深处，那个要操控一切的、神秘的理念却并没有泯灭；当然，对他来说，这种操控一切的理念既然不能在仕途中实现，他便要将其拓展到思想文化的领域中。

或许随着他投身仕途的失败，这一理念也变得更加强烈了，而且差不多已经是一种病态的强烈。

这便是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君王性格。

也正是这种理念，他也才把周之夔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从而把他列为了第一个打击的目标。

当然，他首先要打击周之夔，却是经过一番认真的思量的，两张夫子和陈子龙、吴昌时甚至周延儒等还为此专门进行了研究。

在他们看来，周之夔的实力远在复社的实力之下，而且也还称得上是“个人”，整起来便轻而易举；温体仁集团却实力强盛，他本人更是当今皇上眼中的红人，这棵大树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扳倒的；但是，他们通过整周之夔，却可以小试一下复社的这把牛刀，从而为最终推倒温体仁这棵大树积蓄一点经验和力量。



在他看来，温体仁无论怎样都是必须要被打倒的。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朋友，一种便是敌人，这是截然分明的两种人，而敌人则是必须要被打倒的。

更何况，他早就认定，凡是得罪了复社的人便绝不会有好下场。

此时此刻，张溥正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时而望望远方，时而不断地望着天空思量着，在他的心里，他似乎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一种唯我独尊的满足。

因为，他总算好好地教训了那个曾经是他朋友而今则是他敌人的人。他总算正走在自己决计要冲决一切的路途上，没有成为死亡地狱的阴魂。他相信，他有朝一日总会实现那操控一切的大梦的。

张溥在做着他的大梦，皇太极在做着他的大梦，高迎祥、李自成也在做着他们的大梦，崇祯皇帝同样在做着他的大梦，虽然梦的内容不一样。

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大梦中，他们终于送走了又一个年轮，迎来了新的一年。

新年的气氛是肃杀的，虽然没有像往常那样下雪，但整个大地却深陷于从未有过的阴冷与孤寂之中。在北京，不时卷起的狂风一如往常地疯狂肆虐着，像一把无形的巨手不断地撕扯着房屋与门窗，仿佛正在制造着一个个恐怖的场景与故事。

这种景象是壮阔的，却也是令人心悸的。

当然，对于一直待在深宫里面的崇祯皇帝来说，他或许并没能领略到这壮阔与心悸。

就在除夕的夜里，他仍在御书房里批阅那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奏章与奏本。这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仿佛就与他无关。即使是大年初一，他也仍是一如既往地早起，因为他所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过年的欣喜，而是雷打不动的早朝，即使不断响起的爆竹声也不能震醒他已经死寂的灵魂，他的心里不时会泛起某种莫可言说的冲动，一种不断催使他这样日理万机的创造冲动。

他的心里是躁动的，火热的。

他又怎能不躁动、不火热呢？

就在这辞旧迎新的时节里，日盛一日的农民军烧起的大火正越烧越旺！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在退出陇州后，立即和各路人马取得了联络，并约定一同会师河南。

他率领人马东出潼关，一路进军到河南；不久老回回、扫地王和混世王几股

人马甚至高迎祥及张献忠所率的农民军也全在年底赶到河南会师。

河南的烽烟一时四起。

正月初四，前进到梅山和溱水的农民军攻陷了上蔡。

正月初六，农民军攻陷了汜水和荥阳。

正月初七，农民军又攻下了固始。

到这时，“三十六营”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而李自成的实力也已经相当强盛，作为高迎祥的部下，他越来越受到高迎祥的器重，二人一为闯王，一为闯将，关系也日益密切。当初，高迎祥和张献忠比肩并起，而李自成根本不能和这位八大王平起平坐；但到这时，李自成却大有和他平起平坐的势头了。

刚进入河南的时候，李自成便认为，必须把各路人马重新整合组织，并重订新的名称。因此，在攻下荥阳和固始后，经过他的提议，各路农民军便一致决定举行一次会议来商讨农民军的组织与战略问题。

会议在荥阳举行，参加会议的是各路农民军的首领，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张献忠和高迎祥，一共十三家，七十二营。

开会之初，他们首先清点了各路人马的实力，清点的结果发现，各路人马的总数已经达到三十万，实际控制的地盘西自潼关，东到归德，北达黄河岸边，南至湖广。

高迎祥因是名义上的闯王，被一致推为会议的主持人。会议一开始就是一番热烈的讨论。

此时，洪承畴率领官军正东出潼关，一路向农民军杀来；因此，曾经在这位洪军门手下吃过亏的老回回马守应一开始便主张避避风头，转往山西；但一向好战却性格粗暴的八大王张献忠却坚决不同意，二人还因此争执起来，随即便大打出手。

顿时，整个会议的大厅一片乌烟瘴气，各路首领除了闯王高迎祥以外全都参加进了这个一片乌烟瘴气的世界之中了，而李自成和他的几位得力干将李过、高杰、刘宗敏和顾君恩等人则十分平静地站在一旁观望着。

眼见众首领斗成一团，高迎祥才不得不亲自来排解。但是时至今日，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以前了，他们对于他的排解根本就不听，一时之间，他竟被急得满头大汗。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赶紧招过李自成，让他也一同来把大家劝解开。

如此一来，李自成才摆出一种仿佛再也不能置身世外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



到大帐的门口，只见他把手突然向帐外一招，立时之间，一直留在帐外待命的亲信兄弟便一拥而入，将众人围了个严严实实。

原来，他早就料到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所以事先已亲自挑选了一批得力的亲信待命在外，一旦需要即可进帐平息所谓的混乱局面。

李自成的这批亲信，个个虎背熊腰，孔武有力，他们一冲进帐内一面将众人悉数包围，一面则同时异口同声地大声道：

“闯将有何吩咐？”

整个大帐里本来是一片混乱的样子，众人一开始也并没有发觉这里发生的一切，可是随着这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声，众首领方才下意识地停止了争斗，可一见四周早已站了一排一排的全副武装的兵士，张献忠和马守应仔细一瞧，发现这些人竟全部是李自成的人，一时之间他们正在互相搏斗着的双手便都僵持住了。

整个大帐早已鸦雀无声。

这时，只听李自成以一种十分平静的声音对着众人大声说道：

“闯王有令，大家先回座，有话慢慢说就是了！”

说完，他便率先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众首领先都是一惊，随即便都面面相觑，好长时间仿佛没有回过神来。隔了一会儿，一直僵持着的八大王张献忠似乎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遂一边往自己的座位走，一边则十分不服气地道：

“奶奶的，吓唬小娃子是吧！”

不过他这话说到这里也就不得不打住了。本来当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便想：奶奶的，你李自成有啥了不起，你有人马老子八大王还不是照样有人马。可是，当他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下意识地从帐门口望出去时，不禁大吃一惊，帐外早已被一队一队的兵卒围得水泄不通了，很明显，这些人也定是李自成的人。

张献忠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是啊，在场的人谁没有自己的一班人马，可是他们谁又曾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高迎祥也已经发现了一切，他同样在心里暗暗地吃惊，他没想到，自己手下的这位闯将爷会有如此深的城府，再说，大家都只知来与会议事，谁会想到要发生吵架的事呢？这位闯将爷却事先预料到了，而且还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不能不让闯王高迎祥既气愤却又担惊受怕，一想到李自成的人马竟然还在

帐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有将这些人一网打尽的样子，他更是有些心惊胆战。

看来他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手下的这位闯将爷了。

高迎祥似乎一下明白了，李自成定是想要做闯王了。

当然，高迎祥也是见过世面的，更何况，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今自己的声威已大不如前，李自成的实力却大增，眼下他又更是这样如临大敌，自己若趁此机会顺水推舟兴许还能获得他的尊重哩！

因此，高迎祥当即决定把闯王的位置与尊号都让给李自成。

于是，他在认真地思量了一下后，便微笑着大声道：

“弟兄们，眼下这形势可不是争吵的时候啊，常言说得好，万事都要人和为贵，都是自家兄弟又吵个啥嘛！”他轻咳了一声，才又接着道：

“眼下，洪承畴正率领官军一路剿杀过来，我等当齐心协力才是，人心齐，泰山移嘛，适才大家的嗓门都大了些，现在大家什么都别说了，就听听自成兄弟的吧！”

他一边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自成，一边十分坚定有力地继续说道：

“自成兄弟一向有勇有谋，点子多得很，车厢峡解困咱闯营就全仗着自成兄弟啊，时下，我们大家就都听听他的吧！”

众首领认真地听着，有几位很有些不服，可一见四周正虎视眈眈的兵士，便一个个只好将不服往肚里吞；而更多的则顺其自然，在他们想来，既然人家闯王都这样说了，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众人都沉默不语。高迎祥眼见众人都不言语，遂微笑着向李自成轻轻地招了一下手，示意他站起来说话。

李自成则装着没看见，仿佛这些全都与他无关，隔了好一会儿，直到高迎祥又向他招了一下手，他才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他站定后，便听他清了清喉咙，然后握紧拳头，高举手臂，以十分锐利的目光直盯着众人大声道：

“诸位兄弟，眼下，洪承畴正率领官军一路冲杀过来，不过兄弟我倒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试想，眼下我十三营的兵力，是官军的好几倍，朝廷纵然调来关宁一带的铁骑军队，咱们想必也是有必胜的把握，关键在于兄弟们要团结一致才行啊，若我等仍如往常便有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兄弟以为，从今往后的行动都得统一调度、统筹规划才行，一旦官军到来，我等即可分定所向，多路出击，给洪承畴一个手忙脚乱！”



最后经过高迎祥的提议，统筹规划的指挥权就归了李自成，然后又以拈阄的方式确定了各路人马的任务。

整个十三营分成几路，确定了各自的行动方向与目标：

南路主要由革里眼和左金王所率的人马组成，其主要任务是抵御川湖官军。

西路则由于洪承畴所率官军的实力较为强盛，因此便由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和改世王四拨人马抵挡。

外号曹操的罗汝才和过天星所率人马为中路，屯于荥阳和汜水之间，抵御河南兵。

高迎祥、张献忠及李自成则率领主力向东突破。

与此同时，由老回回和九条龙所率的人马则组成机动部队负责后勤和机动支援，哪里紧急他们便开向哪里。

又经过李自成的提议，大家一致约定，凡攻占的城镇和掠夺的子女玉帛，都必须平均分配。

组织与整合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他们具体的攻击目标了。由于李自成已在这次荥阳大会上成了实际上的掌控者，因此众人似乎都有意识无意识地静待着他的决定。

李自成眼见众人都在期待着他的决定，因此他没有过多的思量便十分胸有成竹地提出了他的计划：

“兄弟们想必都明白，骂人最厉害的是啥？无疑自然是骂老祖宗了。打人最惨痛的又是啥？那也自然莫过于打你的爹娘祖宗了。兄弟伙都想想，当今皇上的老祖宗又在哪里？”

张献忠不假思索便愤愤不平地当即道：

“那自然是凤阳哪，还用你说！”

李自成似乎一点也不在乎，随即便接过他的话接着道：

“对，就是这凤阳。兄弟我已经接到了不少来自凤阳的消息，说是眼下凤阳的老百姓可苦得很啦。众兄弟都明白，凤阳是块龙地，生出了大明的朱家皇帝；可眼下，凤阳的百姓却给一帮混蛋官儿和混蛋太监弄得活不下去了，打从去年冬天起，凤阳的人就不断来人请兄弟我带领人马去打凤阳，把凤阳的百姓给解救出来。兄弟以为，眼下倒正是时机哩，若能一举打下凤阳，一则解救了百姓，再者也可好好地气气那崇祯老儿，说不定他还会大哭一场哩，哈哈！”

众人一听，觉得此计甚妙，都深表赞成，一直在愤愤不平的张献忠也不断地点头称是；因此，李自成便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

各路人马在应付了官军后，先不散队，仍是统一调度，一起去攻打凤阳。

凤阳是明朝皇帝的故乡，是太祖朱元璋的发迹之地，他的父母和哥哥的陵墓全都修建在这里，所谓龙潜之地是也。既然是皇陵的所在地，凤阳一地便受到十分重视；自明朝开国不久，朝廷便在这里设中都，特置中都留守司，朝廷派来镇守的各种官员也远比别的地方为多，以尽力保护这个所谓的龙潜之地。

可是，也正因为这里是所谓的龙潜之地，所以一些被派到这里的官员便将这里看成是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肥缺；如此一来，虽说是龙潜之地，可百姓却苦不堪言。

到崇祯八年的时候，凤阳巡抚便是贪婪的杨一鹏。杨一鹏自上任以来，终日考虑的就只是怎样搜刮民财，似乎从来也没想到过龙潜之地也有危险的时候。在此之前，他是负责漕运的都御史，一向克扣军粮军饷，虐待士卒；到这时，他更是勾结守陵太监杨泽、指挥使郭希圣等滥征商税，压榨百姓，即使是祸到临头了，也仍是想着从百姓身上尽量多搜刮些银两，哪里想着这即将到来的危险！

杨一鹏没有想到那即将到来的危险，可是其他人又有谁想到了呢？即使是崇祯皇帝本人也压根儿没想到李自成会去挖他的祖坟！

事实上，到这时，他还根本不知道李自成这个名字，即使在那些所谓的贼寇逃出车厢峡后重新揭竿而起并一路肆虐的时候，他也根本没有从奏疏上读到或是从哪一位臣子的嘴里听到有关这个李自成的情况，他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此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自成谋划了要蹂躏他的祖坟！

他的心里装的全是一个个总也挥不去的痛苦怪圈！

短短的一年又过去了。

一年来，他的精神状态也和国事一样江河日下，尤其是受到皇太极四路伐明和农民军在车厢峡复出的影响，他虽然在外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精神状态却已经每况愈下了，这是除了他本人之外，没有人能明白的。

此时此刻，他一个人可怜巴巴地仍呆坐在御书房里，精神混乱到了极点，春节的喜气没有为他带来好的心境。当然他对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本来也无所谓，对于他来说，永远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搅扰不去的就是日盛一日的贼寇烽烟。

日前，他已获知农民军悉数入会河南的消息，他当即就急诏：三边总督洪承畴东出潼关，山东巡抚朱大典一路西向，两路大军会师河南，共同剿杀，力图全歼。

他做出了这样的布置，可他对剿杀能否成功却又根本不抱希望。

于是，他便只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埋怨甚至咒骂那位让这些所谓的贼寇死





灰复燃的陈奇瑜。

在他想来，自己对陈奇瑜是不错的，不仅提拔他做了大官，而且还对其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按理说，陈奇瑜怎么也应该感恩图报，可他怎么就没能全心全意地剿杀贼寇呢？弄得如今贼寇已越发不可收拾了。

若当初真的成功地招抚了贼寇，又哪会再有今日之事啊，可就说招抚之策，当初自己也是赞同的啊，招抚之策怎么就不灵呢？

哎，真的是招抚之策不灵，还是陈奇瑜没真的用心给自己办事呢？

哎，不管怎样，他陈奇瑜总是有责任的，他肯定是没有完全执行朕的旨意，否则贼寇怎么就会这么厉害呢？

若陈奇瑜都这样不尽心给朕办事，那么朝中的文武大臣又有几个是在真心为朕办事呢？

一个一个文武大臣的名字或容颜便如放电影一般不断地在他的头脑中映现，但是朝里朝外的大小官员多达数万，他真正能够记得名字或者是音容笑貌的又是何其少。

正因为他能记得起来的很少，所以，他竟一下对自己或许也是对这些数不清的文武大臣们生起气来，一气之下竟将御案上的一摞奏本推到了地上。

这时，小毛子正好一步跨了进来，他眼见崇祯生气的样子，立即下意识地说了声：

“皇上，这——”

崇祯见是小毛子进来了，即把头一抬，嗯了一声，随即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一般，对他大声道：

“小毛子啊，快到吏部去把臣子们的花名册给朕拿来。”

小毛子立时有些怔住了，本想要问一句，可他转念一想，皇上正在气头上还是不问的好，遂立即转过身来，一溜小跑去了。

不多时辰，小毛子即拿着登录整个大小官员的名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还没待小毛子把名册给他堆放好，他便有些等不及地一个一个认真念读审视起来，每当看到一个自己听说过或见过尤其是那些他所熟悉的人的名字时，他便立时停下来，仔细地思量一番，甚至尽力去推测、去设想他或他们究竟对自己是怎样的一副心肠，是忠诚还是叛逆，是真忠诚还是假忠诚。

如此翻来看去，思来想去，他竟折腾了一个晚上，即使被弄得头痛欲裂又眼圈发黑也仍是乐此不疲，直到天都快亮的时候，他才倒在龙椅上打了一个盹儿。

当他一大早在小毛子和王承恩等几个贴身太监的侍陪下去上那雷打不动的早